

EBE CHI 1

SESSION 2020

**CAPES
CONCOURS EXTERNE
ET CAFEP**

SECTION LANGUES VIVANTES ÉTRANGÈRES :

CHINOIS

COMPOSITION EN CHINOIS

Durée : 5 heures

Les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langue chinoise Xinhua Zidian et Xiandai Hanyu Cidian sont autorisés.

L'usage de tout autre ouvrage de référence, dictionnaire et matériel électronique (y compris la calculatrice) est rigoureusement interdit.

L'usage de la loupe est autorisé.

Si vous repérez ce qui vous semble être une erreur d'énoncé, vous devez le signaler très lisiblement sur votre copie, en proposer la correction et poursuivre l'épreuve en conséquence. De même, si cela vous conduit à formuler une ou plusieurs hypothèses, vous devez la (ou les) mentionner explicitement.

NB : Conformément au principe d'anonymat, votre copie ne doit comporter aucun signe distinctif, tel que nom, signature, origine, etc. Si le travail qui vous est demandé consiste notamment en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ou d'une note, vous devrez impérativement vous abstenir de la signer ou de l'identifier.

Tournez la page S.V.P.

A

INFORMATION AUX CANDIDATS

Vous trouverez ci-après les codes nécessaires vous permettant de compléter les rubriques figurant en en-tête de votre copie.

Ces codes doivent être reportés sur chacune des copies que vous remettrez.

► Concours externe du CAPES de l'enseignement public :

Concours	Section/option	Epreuve	Matière
E B E	0 4 2 4 E	1 0 1	1 8 6 2

► Concours externe du CAFEP/CAPES de l'enseignement privé :

Concours	Section/option	Epreuve	Matière
E B F	0 4 2 4 E	1 0 1	1 8 6 2

COMPOSITION

请联系 Vivre entre générations 这一个文化主题，对下面两篇文章进行综合分析。

Document 1

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

冰心

老太太噙着眼泪，拿着一封信正看着。忽然听见外面脚步的声音，连忙将这封信，压在一本书底下，站了起来。

老头儿从外面进来了，摘了帽儿，坐在椅子上，喘息着拿手巾去拭额汗，一语不发。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陪笑问道：“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老头儿冷笑道：“毅甫只说现在外头找事很难，叫我暂候一候。但是看他的意思，似乎嫌我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他还问我荃儿的事情很好，为何还不能顾家？我也无言可答。他便借给我二十块钱。我本想不要，一想这也是老朋友的情分，而且我也实在没有钱，只得收了。咳，人穷志短！也是我没有生下好儿子，以致像我这样的年纪，还要奔衣走食，实在叫人可气可叹！”

老太太灰白着脸，嘴唇颤动，似乎要说话，却说不出来。

老头儿又说：“人家养儿子为的是养老送终，我们只是为儿孙作牛马，从小儿多灾多病的，好容易捧到这么大。为着他念书，把田地也典了，房子也卖出去了。他又说要去留学。我想这蛮貊之邦，子弟一定要学坏的，但是至终也依了他。如今我们的精神心血也耗尽了，家产也花完了，马牛也当够了，只指望苦尽甜来，有个欢娱的晚景，也不枉……”这时老头儿喘得说不下话去。

老太太仍旧呆立着动也不动。

老头儿接着又说：“谁知道他如今……外国也去过了，文明的媳妇也娶了，毛羽丰满远走高飞了！像我这样的年纪，大限已经快要到了，生前的福我自然享不着了，但是——还恐怕这把老骨头，终究要葬在野兽的腹里呢！”

这时老太太忍不住了，忽然伏在椅背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老头儿看见他老伴哭了，心中也觉得不忍，叹了一口气，便不往下说。

他们一时寂静下来。两个悲凉灰白的脸，衬在这奄奄的暮色里，造成了一派阴森的气象。

老头儿忽然说：“前天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至今还没有回信。我如今亲自去拜望他，同他理论理论。”一面自己站了起来。

老太太伸手要揭开那本书，拿出信来——但她看着老头儿的脸，又没有那一分勇气，慢慢的又缩回去。

老头儿已然戴上帽子，走出去了。

老太太连忙唤道：“不用，不用去了！这里……”那时一声门响，那白发盈头的老者，已经踉踉凉凉的去掉了。

老太太扶着椅背，站了半天。重新拿出那封信来，上面大草纵横，又有许多的圈点，可怜她生花的老眼，如何看得清楚。只零零落落的念道：

……中国贫弱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人民的家族观念太深……这万恶的大家庭制度，造成了彼此依赖的习惯……像我们这一班青年人，在这过渡的时代，更应当

竭力的打破习惯，推翻偶像……我们为着国家社会的前途，就也不得不牺牲了你二位老人家了……新妇和我都是极其赞成小家庭的制度，而且是要实行的……你老人家昨天的信，说得实在可笑！只为你们的脑筋，没有吸收过新思想，因此错解了“权利”、“义务”的名词……简单说一句，我们为要奉行“我们的主义”，现在和你们二位宣告脱离家庭关系。

老太太看完了，大概也还明白，一时心头凉透，两手颤动着将这封信撕了，眼睛发直望着窗外。

这时，天色渐渐发黑，一片啾啾的声音，绕着庭树，正是那小鸦衔着食物，回来哺它的老鸦呢。

注：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现代中国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五四运动之后开始发表一系列“问题小说”（以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小说）。本小说最初发表于1920年6月《燕大季刊》。

Document 2

生活在天上

毕飞宇

蚕婆婆终于被大儿子接到城里来了。进城的这一天大儿子把他的新款桑塔纳开到了断桥镇的东首。要不是断桥镇的青石巷没有桑塔纳的车身宽，大儿子肯定会把那辆小汽车一直开到自家的石门槛的。蚕婆婆走向桑塔纳的时候不住地拽上衣的下摆，满脸都是笑，门牙始终露到外头，两片嘴唇都没有能够抿住，用对门唐二婶的话说：“一脸的冰糖渣子”。青石巷的两侧站满了人，甚至连小阁楼的窗口都挤满了脑袋。断桥镇的人们都知道，蚕婆婆这一去就不再是断桥镇的人了，她的五个儿子分散在五个不同的大城市，个个说着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她要到大城市里头一心一意享儿子的福了。蚕婆婆被这么多的眼睛盯着，幸福得近乎难为情，有点像刚刚嫁到断桥镇的那一天。那一天蚕婆婆就是从脚下的这条青石巷上走来的，两边也站满了人，只不过走在身边的不是大儿子，而是他的死鬼老子。这一切就恍如昨日，就好像昨天才来，今天却又沿着原路走了。人的一生就这么一回事，就一个来回，真的像一场梦。这么想着蚕婆婆便回了一次头，青石巷又窄又长，石头路面上只有反光，没有脚印，没有任何行走的痕迹，说不上是喜气洋洋还是孤清冷寂。蚕婆婆的胸口突然就是一阵扯拽。想哭。但是蚕婆婆忍住了。蚕婆婆后悔出门的时候没有把嘴抿上，保持微笑有时候比忍住眼泪费劲多了。死鬼说得不错，劳碌惯了的人最难收场的就是自己的笑。

桑塔纳在新时代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停住，蚕婆婆晕车，一下车就被车库里浓烈的汽油味裹住了，弓了腰便是一阵吐。大儿子拍了拍母亲的后背，问：“没事吧？”蚕婆婆的下眼袋上缀着泪，很不好意思地笑道：“没事。吐干净了好做城里人。”大儿子陪母亲站了一刻儿，随后把母亲带进了电梯。电梯启动之后蚕婆婆又是一阵晕，蚕婆婆仰起脸，对儿子说：“我一进城就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运来运去的，总是停不下来。”儿子便笑。他笑得没有声息，胸脯一鼓一鼓的，是哪种被称作“大款”的男人最常见的笑。大儿子说：“快运完了。”这时候电梯在二十九层停下来，停止的刹那蚕婆婆头晕得更厉害了，嗓子里泛上来一口东西。刚要吐，电梯的门却对称地分开了，楼道口正站着两个女孩，嘻嘻哈哈地往电梯里跨。蚕婆婆只好把泛上来的东西含

在嘴里，侧过眼去看儿子，儿子正在裤带子那儿掏钥匙。蚕婆婆狠狠心，咽了下去。大儿子领着母亲拐了一个弯，打开一扇门，示意她进去。蚕婆婆站在棕垫子上，伸长了脖子朝屋内看，满屋子崭新的颜色，满屋子崭新的反光，又气派又漂亮，就是没有家的样子。儿子说：“一装修完了就把你接来了，我也是刚搬家。——进去吧。”蚕婆婆蹭蹭鞋底，只好进去，手和脚都无处落实，却闻到了皮革、木板、油漆的混杂气味，像另一个停车库。蚕婆婆走上阳台，拉开铝合金窗门，打算透透气。她低下头，一不留神却发现大地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整个人全悬起来了。蚕婆婆的后背上吓出了一层冷汗，她用力抓住铝合金窗架，找了好半天才从脚底下找到地面，那么远，笔直的，遥不可及。蚕婆婆后退了一大步，大声说：“儿，你不是住在城里吗？怎么住到天上来了？”大儿子刚脱了西服，早就点上了香烟。他一边用遥控器启动空调，一边又用胸脯笑。儿子说：“不住到天上怎么能低头看人？”蚕婆婆吁出一口气，说：“低头看别人，晕头的是自己。”儿子又笑，是那种很知足很满意的样子，儿子说：“低头看人头晕，仰头看人头疼。——还是晕点好，头一晕就像神仙。”蚕婆婆很小心地抚摸着阳台上的茶色玻璃，透过玻璃蚕婆婆发现蓝天和白云一下子变了颜色，天不像天，云也不像云，又挨得这样近。蚕婆婆说：“真的成神仙了。”儿子吐出一口烟，站在二十九楼的高处对母亲说：“你这辈子再也不用养蚕了，你就好好做你的神仙吧。” [...]

晚饭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儿子在餐桌的对角点了两支福寿红烛。烛光使客厅产生了一种明暗关系，使空间相对缩小了，集中了。儿子端了饭碗，望着母亲，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断桥镇。那时候一大家子的人就挤在一盏小油灯底下喝稀饭的。母亲说老就老了，她老人家脸上的皱纹这刻儿被烛光照耀着，像古瓷上不规则的裂痕。儿子觉得母亲衰老得过于仓促，一点过程都没有，一点渐进的迹象都没有。儿子说：“妈。”蚕婆婆抬起头，有些愕然，儿子没事的时候从来不说话的，有话也只对电话机说。儿子推开手边的碗筷，点上烟，说：“在这儿还习惯吧？”蚕婆婆却把话岔开了说：“我孙子快小学毕业了，我还是在他过周的时候见过一面。”大儿子侧过脸，只顾吸烟。大儿子说：“法院判给他妈了，他妈不让我见，他外婆也不让我见。”蚕婆婆说：“你再结一回，再生一个，我还有力气，我帮你们带孩子。”儿子不停地吸烟，烟雾笼罩了他，烟味则放大了他，使他看上去松散、臃肿、迟钝。儿子静了好大一会儿，又用胸脯笑，蚕婆婆发现儿子的笑法一定涉及胸脯的某个疼处，扯扯拽拽的。儿子说：“婚我是不再结了。结婚是什么？就是找个人来平分你的钱，生孩子是什么？就是捣鼓个孩子来平分你余下来的那一半钱。婚我是不再结了。”儿子歪着嘴，又笑。儿子说：“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只要有钱，夜夜我都可以当新郎。” [...]

“儿，送你妈回老家去吧，谷雨也过了，妈想养蚕。” [...]

注：毕飞宇（1964-），当代作家，教授。代表作有《青衣》、《玉米》、《推拿》、《哺乳期的女人》等。这篇短篇小说选自201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唱西皮二黄的一朵》。